

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 从“三代”食堂看发展蝶变

西藏日报记者 王超 周国峰 见习记者 土旦仁吉

看得见的变化

“是家里的饭菜好吃,还是学校里的饭菜好吃?”一次陪餐后,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校长王承功与一年级二班学生嘎玛索朗仁青闲聊起来。

“学校里面的好吃!”嘎玛索朗仁青笑着回答,打饭阿姨热情周到,学校饭菜丰盛多样。虽然是集体餐,但厨师每天变着花样做,一周的菜都不重样。

保证孩子身体成长期的一日三餐,看似是一件小事,实则是需要学校、老师付出细心、耐心与责任推进的“民心工程”“暖心工程”。

2006年以前,白定小学还只是城关区蔡公堂乡海萨中心小学的一个教学点。那时所谓的“食堂”,仅是一间孤零零、低矮的小房子——“烧茶点”。白定小学老教师、六年级一班藏文老师拉珍回忆道:“就是中午烧茶的地方,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老师食堂、学生食堂之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师和

学生都得自己从家里带饭。后来,这间烧茶用的小房子还成了危房,让人不敢靠近。

2006年,白定小学成立完小,学校的第一代食堂也随之建成。这是一栋土石结构的一层平房,学生需自带碗筷前来就餐,仅能容纳100多名师生。晚饭过后,时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的扎西尼玛经常在食堂打开DVD,用“大屁股”电视机给坐在小板凳上的学生们播放爱国影片,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留在许多师生的记忆中。

2015年左右,学校在一代食堂后面建起了第二代食堂——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建筑,设施设备有了质的提升。2019年,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学生就餐需求,学校又在二代食堂后面建起了第三代食堂——一栋三层楼高的现代化食堂。此时,第一代食堂被拆除,第二代与第三代食堂之间用连廊相连,方便师生通行。

如今走进校园食堂,一排排长桌椅整齐摆放,水磨石地面平整干净,白色墙壁上安装着暖气片,美观实用的吊顶让人倍感舒适。明厨亮灶的设计,让一周食谱、洗碗机、洗消间、悬挂的液晶电视、留样柜等设施一目了

然。学校集体采购的碗筷、餐盘、勺子等餐具整齐地摆放在消毒柜中,整个用餐环境干净又舒适。

食堂的管理也十分规范,出入库、校领导配餐、“三防”、洗消、留样等规章制度全部上墙公示。学校还成立了家长膳食委员会,定时邀请家长到学校监督做饭流程和饭菜质量。一年级二班家长平措在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监督后感慨道:“学校的饭菜很好,我的小孩在校园食堂吃饭,我很放心。”

白定小学现有17个教学班级,763名学生,其中有619名学生享受教育“三包”政策。王承功介绍:“82%—85%的‘三包’经费用于学生的伙食费。以前是两荤一素,现在提高了,是三荤一素一汤一水果,还有米饭或馒头等多种主食可供选择。”

作为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对西藏教育实施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三包”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区教育“三包”经费年生均补助标准将被提高80元,达到5700元(含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1000元),这是教育“三包”

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2次提标。2025年,我区共安排落实“三包”资金3364亿元,受益学生7261万人。

白定小学孩子一日三餐的变化,既得益于国家教育“三包”政策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真情付出。从校园设施来看,从无校门到推拉门、伸缩门和门楼;教学楼从一层发展到两层、六层;信息化教学设备从匮乏到AR教室、创客教室、计算机教室、语音室、录播教室和社团教室一应俱全;操场从泥巴地到碎石地再到塑胶地;篮球场从水泥地升级为塑胶地;学生宿舍楼从一栋两层发展到两栋四层;厕所从土坯旱厕变为瓷砖抽水厕所……

白定小学孩子一日三餐的变化,是西藏教育发展的生动缩影。三代食堂,见证着学校从简陋到现代、从匮乏到丰盈的跨越,更折射出国家对边疆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支持。在这片雪域高原上,教育“三包”政策如温暖阳光,照亮了无数孩子的求学之路;教育工作者们似璀璨星辰,以无私奉献汇聚成璀璨星河,共同照亮了西藏教育前行的方向。

雪域新牛富民记 ——阿里地区改则县野血牦牛产业托起群众幸福路

西藏日报记者 永青 洛桑旦增 达珍

了不起的特产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阿里地区改则县麻米乡古昌村的草原,改则县野血牦牛选育场的牧工布多吉扬起鞭子,清脆的响声惊起几只鼠兔。阳光下,几百头野血牦牛正甩着长鬃啃食青草,它们比普通牦牛高出一头,脊背像隆起的小山丘,黝黑的皮毛泛着油光。布多吉望着牛群里蹦跳的犊牛,脸上的皱纹里都盛着笑意——这些“金疙瘩”正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从逐水草到富家园

在改则县古姆乡森多村,野血牦牛这一“新特产”正悄然改变着牧民的生活。近日,森多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扎西接受采访,讲述了这一特色产业背后的发展故事。

“我们村世代以牧业为主,是传统的牧业村,以前大家过着‘夏逐水草冬守棚’的日子。”索南扎西介绍,这里地处羌塘腹地,野牦牛资源富集,在自然环境中,家养牦牛与野牦牛杂交孕育的野血牦牛,天生带着“优势基因”,黝黑的皮毛下藏着更强的生命力。

“传统牦牛生长慢、效益低,当初听说野血牦牛有诸多好处,我们就想闯出条新路子。”索南扎西回忆道。不过,这野血牦牛刚出现时,不少村民心里打鼓:“会不会不好养?”直到专家团队专门研究,再加上多年实践验证,大家的顾虑才彻底消散。

更让牧民安心的是近年来良种补贴政策的及时兑现。2023年,改则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到实地优中选优,对3岁以上野血牦牛种公牛佩戴耳标,签订合同并兑现4000元补贴,“这笔钱直接打到卡上,相当于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索南扎西告诉记者。

如今,野血牦牛的优势已清晰显现,后代生长速度远超本地牦牛,肉质更细嫩,产奶量也显著提高。“以前卖一头普通种公牛能赚8000元,现在野血牦牛种公牛能卖到1.5万元,一头就多赚7000元!”索南扎西笑着算起收益账,“通过这些年的持续推广,森多村琼乃自桑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存栏1200多头野血牦牛,其中370多头为公牛,主要用于改良本地牦牛品种,持续提升后代品质。”

展望未来,森多村计划扩大养殖规模,探索深加工,让“新特产”真正成为村里的“金名片”。“看着牧民腰包鼓起来,脸上笑容多起来,我打心底里高兴。”索南扎西望着远处的



图为改则县野血牦牛选育场冬季补饲场景。图由改则县野血牦牛选育场提供

牛群,眼里满是期待,“我相信靠着野血牦牛,森多村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科技让牦牛变成“金疙瘩”

来到改则县野血牦牛选育场,场长巴多打开饲草饲料库门,一股青草香气扑面而来。“这些青草和精饲料是为野血牦牛冬季补饲准备的,专门为不同生长阶段的牦牛调配。”他指着墙上的配方表,上面详细标注着犊牛、母牛、种公牛的营养配比。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改则县联合自治区农科院、兰州大学等机构,累计投入超1000多万元实施12个科研项目。从2021年的野血牦牛杂交后代繁育及高效养殖技术示范推广,到2024年的野血牦牛体细胞克隆研究,科技赋能让野血牦牛产业底气十足。

此外,选育场依据血缘、外貌特征、母牛繁殖性能、公牛雄性特征及配种能力等标准,进一步优化组建野血牦牛核心种群,目前已建立规模达535头的核心种群。

选育场的实验室里,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景小平正盯着电脑屏幕上数据分析图。“看这个繁殖效率曲线,通过营养调控及种公牛优选配等措施,野血牦牛的产犊间隔从24个月缩短到18个月。”他介绍,“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对改则野血牦牛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通过营养调控,监测营养代谢、繁殖生理活动及繁殖效

率参数,探索高效繁育路径,推动野血牦牛高效繁育。2022年至2024年选育场共产犊230头,产犊率达95%,犊牛成活率99%。”

近年来,随着对野血牦牛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入,其身价也不断上涨。数据显示,野血牦牛在屠宰性能、肌间脂肪沉积、肉食用品质,以及肉中矿物质、微生物、氨基酸和脂肪酸含量与组成等营养品质方面均优于家养牦牛,其绒毛品质符合多种纺织产品标准原料要求。野血母牦牛、公牦牛活体重较家养牦牛平均分别高出562千克、548千克。野血母牦牛肉中氨基酸组成超过国家粮农组织标定的“优质蛋白质来源”标准。此外,野血牦牛血液中富含的血红素、血红蛋白等物质还具有药用开发潜力,为野血牦牛屠宰加工副产物高值利用及产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产业托起高原新希望

“去年年底的阿里地区农畜产品交易会上,我们森多村琼乃自桑专业合作社单靠售卖野血牦牛肉就增收55万余元。”索南扎西难掩喜悦,“我们还把野血牦牛肉销往拉萨,因为肉质好,特别受大家欢迎。”

2024年,改则县野血牦牛产业成功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双认证,标志着该产品在品质与生态价值上获得国家级认可。与此同时,当地以野血牦牛心脏血为原料,开发出巧克力、QQ糖等一系列高附加值健康食品,进一步拓展了

牦牛资源的深加工路径,为阿里地区特色农畜产品转型升级树立了新标杆。

产业发展,百姓共享红利。改则县通过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在古姆乡、洞措乡、改则镇、察布乡、先遣乡推广优质野血牦牛种公牛506头,投入资金2024万元。目前,野血牦牛良种后代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已惠及改则县四乡一镇、28个行政村居,156户家庭和9个合作社因此受益。

“近年来,改则县高度重视畜牧业发展,政府先后投资1.35亿元,实施改则县优质野血牦牛繁育科技扶贫产业项目,建成了1个创新中心、2个繁育点、3个保种场。截至目前,全县野血牦牛存栏4521头。充足的保有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巴多介绍道。

培育野血牦牛,不仅有利于推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转型,更能加快改则县创建牧业强县的步伐。巴多表示:“挖掘野血牦牛的遗传潜力和种质资源,是让牦牛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接下来,我们会联合自治区农科院专家,开展新品种培育研究,让种群越来越兴旺,让产业发展真正惠及更多农牧民增收致富。”

夕阳为草原镀上金边,布多吉赶着牛群回圈,牛铃叮当与他哼的古老牧歌交织在一起。“以前哪敢想啊,草原上的牛能变成‘金疙瘩’。”他笑着说,歌声里不再有对风雪的忧虑,只有对明天的憧憬。